

海外故事

赤脚总裁

◆(美国)肯·威尔斯 赵文恒(编译)

据说佩斯特先生是位年轻有为的总裁，最为吸引女孩儿眼球的是他那得体的装束。我也一直慕名想见佩斯特先生。为广告合作伙伴，上周我终于有幸携带最新的策划方案，前往佩斯特公司总部进行介绍，也好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位传奇青年企业家的风采。

在会议室等待两分钟之后，佩斯特总裁微笑着走进来，他一如既往地衣冠楚楚，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，蓝色细条纹西装、碎花真丝领带、雪白的名牌衬衫，尤其是黑色锃亮的皮鞋一尘不染，简直能照出人影来。

按照事先的安排，佩斯特先生首先讲解公司的发展经历，只见他精神抖擞走上讲台，然后向大家鞠躬致敬，本以为他会立即开始精彩的演讲，可是就在这时，令人惊诧的一幕出现了，他轻轻说了一声“对不起”，然后弯下身半蹲着脱下鞋子和袜子，轻轻地放进讲台下，随即轻咳一声开始今天的演讲。

说实在话，我对佩斯特先生的举动非常不理解，毕竟赤脚演讲有伤大雅，这不符合他一贯的严谨风格，也许是脚伤复发，也许是宗教仪式……总之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佩斯特先生在雷鸣般掌声中结束演讲，接着向大家道歉后旁若无人地穿上鞋子和袜子，随即一阵风离开了讲台，顿时佩斯特先生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一落千丈，我回去之后很快就忘了这件事。

大概一个月之后，我前往附近的教堂参加慈善募捐，碰巧又遇见了佩斯特先生，今天佩斯特先生一身休闲打扮，一套昂贵的运动服，一双名贵的运动鞋，也许门外停着最新款的劳斯莱斯，或许手腕上佩戴的是劳力士或者？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，牧师开始高度赞扬佩斯特先生，称赞他是有爱心的慈善家，捐款金额每年名列本市排行榜前列，希望他作为慈善代表发表演说。

佩斯特先生缓缓登上募捐现场的室外演讲台，今天气温比较低，并且在上帝和牧师前面，他会丑态重演吗？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名牌运动鞋。

正如我所料，他依旧脱下鞋袜，然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，由于坐得比较靠前，我发现他的脚伤痕累累，红色疤痕在寒风中冻得格外醒目……佩斯特先生穿上鞋袜后，掏出洁白的手帕擦擦手，看着我惊诧的目光略显尴尬，但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朝我走过来：“我猜你一直想问，为什么我要脱鞋脱袜？”

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，佩斯特先生娓娓道来：

说实在的，我这几年业务做得顺风顺水，所以也开始讲究穿着，一方面是对客人的尊重，一方面也给自己自信，要知道20年前，我还是一名穿不起鞋袜的小学生，而我父亲就是这所教堂的看门人。

为了减少买鞋子的费用，我总是等父亲送我上学后，在半路上把鞋袜脱下来揣进怀里，放学时也是如此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左脚被蝎子蛰伤了，肿得像红萝卜，根本没有办法穿上鞋子，这才被父亲看破。第二天早上，父亲把自己的鞋子给我穿上，而他只穿着一只鞋子去上班……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随着父亲的去世，随着财富的增加，我开始迷失自我、变得傲慢奢侈，直到我看到现在很多儿童依旧在赤脚上学，我才如梦初醒。

为了告诫自己不能忘本，不要忘记自己是守门人的儿子，不要忘记自己曾经是一名赤脚上学的穷孩子，不要忘记父亲曾经借给我一只鞋子，在每次正式演讲前，我都要脱掉自己的鞋袜。

我对自己说，脱去的不仅是鞋袜，而且是“成功之后的沾沾自喜”。

消防员比利 ◆ 孙开元(编译)

26岁的母亲俯身凝视着她身患白血病已到晚期，即将不久于人世年幼儿子。她的心里充满了悲伤，但她还是抱着坚定的信心。像所有的父母一样，她盼望着儿子能长大成人，实现他的梦想。现在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了，但她还是希望儿子能实现他的梦想。她拉着儿子的手，问他：“比利，你想过长大了要做什么吗？你想过或盼望过有什么你愿意付出生命去做的事业吗？”

“妈妈，我一直都在想，长大了我要当个消防员。”

妈妈对他微笑了一下，说：“那我们看看能不能让你的梦想成为现实。”

那天晚些时候，她来到了当地的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消防局，在那里遇到了消防员鲍伯，这个人的胆子像凤凰城一样大。她向他说了儿子的最后梦想，问是否能让她六岁的儿子坐上消防车在大街上转一圈。鲍伯说：“没问题，我们可以做得比这更好。如果您能在星期三早上七点让你儿

子准备好，我们可以让他在那一整天做我们的荣誉消防员。他可以来消防局，和我们一起吃，有了火警一起去救火！如果您给我们他的身材尺寸，我们还会给他做一套真正的消防服，一顶真正的消防帽——不是玩具——上面会印上凤凰城消防局的徽章，还有一件和我们穿的一样的黄雨衣和胶靴。这些都是在凤凰城里制造的，所以我们很快就会拿来。”

三天后，消防员鲍伯去接比利，给他穿上了消防服，陪着他从病房走上了消防车，来到了消防局。他的心里乐开了花。那天，凤凰城有三次火警，比利跟着执行了三次任务。他坐上了几种消防车，有救护车，甚至包括消防局长的轿车。他还给当地的新闻节目录制了救火的现场录像。在众人真挚的爱和关怀下，他的梦想实现了，这让比利感动极了，他比所有医生估计的又多活了三个月。

一天夜里，比利的生命迹象突然急速地减弱了，相信任何人都应该孤独离世

的护士长给他的家人打电话，把他们叫到了医院。母亲想起了比利当了消防员的那天，于是，她给消防局长打电话，问能不能派一名穿着消防服的消防员来医院，陪比利度过这最后的几分钟。

局长回答：“我们可以比这做得更好。我们会在五分钟之内赶到，可以帮我个忙吗？当你听到警报响，看到灯光闪烁，请告诉电台，那不是失火，只是消防局去看我们最棒的消防员。那时给我们打开病房的窗户好吗？”

大约五分钟后，带着云梯的消防车开到了医院，云梯一直伸到三楼比利病房打开的窗户前，16名消防员顺着云梯爬上来，进了比利的病房。在得到孩子母亲的允许后，他们拥抱了他，拉着他的手，对他说，他们是多么地爱他。

在比利咽下最后一口气前，他抬起头看着消防局长说：“局长，我现在是一名真正的消防员了吗？”

“比利，你是一名真正的消防员。”局长说。

听着这些话，比利微笑着永远闭上了眼睛。



好运气! (法国 阿拉维)

快乐城堡 贷款与抵押

◆ 朱思(编译)

一个老印第安人来到银行，想贷款500美元。银行职员取出一份贷款申请表。“你拿这些钱要干什么用呢？”他问印第安人。

“买银子，做首饰，然后再卖掉。”这个印第安人回答说。

“那你拿什么抵押呢？”

“这我还真不了解。”印第安人说。

“就是某些和贷款价值相当的东西。你有车吗？”

“有。我有一辆老式的雪佛兰皮卡。”印第安人说。

银行职员摇了摇头，又问道：“有牲口吗？”

“有。我有一匹马。”

“它多大了？”银行职员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不过它已经没有牙了。”印第安人回答。最后，这个银行职员还是决定贷出这500美元。

几星期后，老印第安人又回来了。他从怀里取出一卷钞票说道：“这是还你的钱。”办完还款手续，银行职员问道：“剩下的钱你打算做什么用呢？”

“就放在家里。”老印第安人说。

“为什么不存在我们银行呢？”银行职员问。

“我不太懂‘存’是什么意思。”

“就是你把钱放在我们这里，我们会帮你好好保管。无论你什么时候想用，都可以随时取走。”

这个老印第安人搔过身子来，问道：“那么，你用什么来抵押呢？”

求职遇舛 ◆ 承受(编译)

闹钟响了，基尔斯滕被闹醒了。她拿起闹钟看看，才8点半，这是一只非常精确的电子闹钟，是约翰在她18岁生日时送的，准确得就像约翰，今晚他会准时来。今天是平安夜，基尔斯滕不用赶时间上班，她心情特别好，于是想赖一会儿床。她闭上眼睛躺着，好像觉得约翰就躺在她身边。起床后，她打开收音机，仿佛美好的生活一下子闯进了房间。

“哦，我也该满足了。”基尔斯滕这样想着，“我得到了一个见习的机会，这很不错。再说，公司的人都很和气。”其中有一个叫G.M.的人，是她的顶头上司，在她出错时，总是出现在她背后。

这个G.M.是不是老在暗中窥视她？每次走到她背后时，她会显得十分紧张，觉得他是来监督她的。更糟糕的是，他常常会绕到桌子的另一头去，看着她干活儿。一副冷冰冰、阴沉沉的表情，不知道他想干什么。总之，她对G.M.敬而远之。

下午公司要举行圣诞舞会，基尔斯滕换上了一件连衣裙。最近，为了减轻一点体重，她不仅学跳舞，还坚持做操。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裙子颜色和她的褐色头发、浅色皮肤都很相配。随着华尔兹舞曲，她禁不住转了起来。基尔斯滕闭上眼睛设想着圣诞庆祝会，晚上她会跟谁跳舞呢？跟哈瑟，那是肯定的。还有谁？到时候再看看吧。不管怎样也不能跟G.M.跳舞，不过平心而论，G.M.跳舞是相当有水平的，而且他很会带舞。

圣诞庆祝会上：圣诞树枝、蜡烛、小块夹心面包，外加很多好吃的东西。酒吧里，白兰地、威士忌、利口酒……随便品尝。基尔斯滕坐在斯文和哈瑟中间，斯文是广告顾问，哈瑟也是新来的见习生。公司总裁离她很远，G.M.却在她斜对面，坐在外语文秘英加的旁边。

基尔斯滕开始和斯文跳舞，斯文跳得很出色，也很会带舞。经过G.M.和英加身旁时，她迅速将眼光移开；其实G.M.压根儿也

没看她一眼。半小时后，有人换了一张CD，全是特拉伏尔塔旋律的，音乐一响，基尔斯滕和哈瑟会意地互相看看，站了起来，这是他们两人的舞曲！他们跳得美极了，越来越多的人“败下阵来”，最后舞池里只剩下哈瑟和她。基尔斯滕突然意识到，其他人都在看他们俩跳，包括G.M.。于是他们停了下来，哈瑟去拿啤酒了。基尔斯滕再次往G.M.方向看去，发现他正在看她。她来不及转移目光，于是不知所措地朝她笑笑。她看见他用食指在酒杯边上慢慢打圈，心里不禁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不安。不一会儿，G.M.朝她走来，递给她一支烟；尽管她不喜欢吸烟，却下意识接过烟。

“谢谢！”她说。G.M.点燃打火机，递到她面前。她欠身去点烟，他却故意来回移动打火机，让她点不着。她索性放下烟，不点了。“噢，对不起，我忘了年轻女士很少吸烟，但跳舞对健康有益。”G.M.说完挽住她的手，拉她到舞池。

基尔斯滕愣了，她手足无措，很不自在，听任G.M.紧紧搂着她。跳着跳着，G.M.一下子将她拉到走廊里。她很紧张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；他突然打开资料室的门，迅速将她推了进去，然后关上门。她觉得头昏眼花，感到G.M.在将她往门上推，在吻她。她想退让，可后面是门。

“不，你不许这样！”她惊慌地喊叫起来。“闭嘴！臭娘们，这儿我说了算。”“是的，你说了算，可……你不许……我不愿意……”基尔斯滕摇着头，竭尽全力反抗，冷不丁在G.M.的肩上咬了一口。他疼得要命，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。他力气这么大，她无法挣脱，有生以来她还没有这么害怕过……

基尔斯滕擦掉眼泪和眼睛下面的脂肪，把头梳理整齐，走到街上，用颤抖的手打开手机，准备给约翰打电话……“这儿我说了算”重新在她耳边响起，她该对约翰说什么呢？她终于又关掉了手机。(译自丹麦妇女生活)

心不在焉 ◆(美国)苏珊·舒尔梅斯特 尹玉生(编译)

妈妈生病住进了医院，我心烦意乱，整个心思都在这件事上。一天，在去医院看望妈妈后，天色已晚，我赶紧驱车往家赶，没想到，半路汽油用完了。幸好，我知道后备箱里还备有一桶汽油，我打开后备箱，却发现汽油桶是空的，我才想起来前天我刚刚把它用掉。在这寒冷的夜晚，在这我一点也不熟悉的陌生地方，我的

心里顿时充满了沮丧和不安，我立即掏出手机，带着哭腔向我的丈夫求救。丈夫在得知了我的状况后，一面安慰我别急，一面答应马上就来接我。丈夫最后问我，你具体在什么位置，你看看周围的情况，有没有显著的建筑物和路标。我这才向四周仔细打量了一番：我就在一家加油站的门前！